

邓小平的故事之一



早年往事

陈 璞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邓小平的故事》之一

早年往事

陈 璞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

北京

主 编
副主编
编 委

李和文
王立新
林枫叶
许海生
刘君立
梁林刚
陈 璞

魏 明
郝玉茹
李 晓芬
张 繁玲
夏 阳

汪秀川
谢 剑
傅文卿
曾又红

目 录

伟人的诞生.....	1
刻苦用功的学子.....	5
5 块银圆的风波	9
一张编号为 82409A 的工卡	13
“油印博士”	18
年轻的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	22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	27
“第二黄埔”的政治处长	31
重访八七会议旧址	35
24 岁的中央秘书长	39
南疆上空的惊雷	43
智歼熊镐	48
魁星楼上的灯光	52
一件棉衣	56
一块门板	59
土法治伤	62

平马整训	66
200 块铜板	69
“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	73
引路人	77
不抓“逃兵”	81
良师益友	86
“毛派”的头子	90
《红星》报的新主编	94
娃娃头儿	99
精神会餐.....	103
同甘共苦.....	106

伟 人 的 诞 生

公元 1904 年 8 月 22 日，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一个当地人称为“邓家老院子”的普通农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悄然降生。这个婴儿除有着邓家人惯有的圆鼻头儿这点明显特征外，其宽额圆脸、稀淡眉毛、白晰皮肤、黑亮眼睛等实在与当时降生的成千上万个婴儿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着他后来对华夏大地乃至世界局势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诞生和成长的轨迹才成为人们饶有兴趣进行探究的热点。

广安，地处四川省东北部，位于成都以东 200 公里、重庆以北 100 公里处。从广安县城到牌坊村，有 10 公里的路程。邓家老院子跟村里其他农舍相仿，是当时川东北农村中常见的木结构的三合院，青瓦土墙泥地。院子里是一块晾晒谷物用的约莫 200 平方米的平坝，屋后是大片苍翠浓密的竹林。夏风吹过，飒飒声中带着阵阵凉意。镌刻在旧居门前由今人马识途撰写的一副长联，对此作了深刻形象的描述。上联是“扶大厦之将

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下联是“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它将人们探究的目光引向更广更深更远的时空。

就像千百万旧式家庭一样，对邓家老院子的主人邓绍昌来说，后来名叫邓小平的儿子的降生，使他熊熊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一天也成为全家上下最为喜庆的日子。邓家祖上自明初由江西迁来，其间虽也曾中过进士，封过翰林，但后来家道渐渐中落。到邓绍昌父亲时，家境已日益零落困窘，除一所住房外，田地不多，岁收很少，而且人丁不旺，子儿稀疏，已是三代单传。邓绍昌把重振邓家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长子身上。他为儿子取名为邓先圣，5岁时就送他进私塾发蒙，6岁时送进家乡的初级小学，11岁时送进全县唯一的高小，15岁时又送进广安中学。这对一个仅有10几亩田地，家境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邓绍昌对此始终不渝，最后通过变卖家产，将年仅16岁的爱子送上了万里求学的漫漫征程。

入私塾后已改名为邓希贤的邓先圣，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因为他此时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使得他有可能把个人的抱负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走上一条与父辈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华,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前赴后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地处内陆的四川也不例外,其东北部地区很早就受到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1911 年夏秋,席卷巴蜀大地的“保路运动”深刻地波及到广安,邓希贤正在就读的北山小学以罢课的形式积极响应。随后,邓绍昌在当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行动。革命形势在全国渐成燎原大火,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国家并未独立统一,人民并未安居乐业。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新的出路。1919 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5 岁的邓希贤积极参加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组织的游行、罢课活动。这年夏天,重庆当时最高学府留法勤工预备学校开办,为正在苦思国家、民族前途的邓希贤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他产生了新的憧憬。1920 年,他和父亲心意相通,说服母亲,迈出了赴法寻求救国真谛的第一步。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正是在汹涌澎湃、波澜起伏的革命大潮中,邓希贤从一个渴求救国救民的热血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消灭剥削、消灭贫困是他毕生为之奋

斗的伟大事业。他的一生，有着三起三落传奇般的经历。他是中外求索的学子；他是红军时期的播火者；他是立马太行的政治委员；他是淮海大战的总前委书记，他是主政大西南的第一书记；他是身居一线、日理万机的党中央总书记；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他的一生和我们党、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袖，是重绘世界政治地图的一代伟人。

刻苦用功的学子

邓绍昌对自己这个长子格外器重，寄予了深深的厚望。邓小平5岁时，父亲就将他送进私塾发蒙。小小年纪的他也十分自重自爱，知道刻苦用功。

邓小平发蒙的私塾，就设在昔日邓翰林的“翰林院”。这是牌坊村当年最显眼的一所大宅第。只是盛时不再，家道中落，这所声名显赫的“翰林院”竟卖给了外姓旁人。私塾之所以设在这所大宅院的一角，固然是因为其院落颇大，堪以利用，但其中大概也蕴含着欲借助邓翰林的福荫，使牌坊村子弟通过念书得仕，重复翰林昔日荣华的企盼！

当时私塾除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外，主要功课就是描红习字。塾师评定蒙童成绩优劣高下，就是看他诵背是否流畅，习字作业则以红笔圈或打“×”来区别。错写或结构不当的就在旁边划一个“×”，写得好的就画一个圈。蒙童互相之间常常以自己所得圈圈的多少来炫耀自夸。

邓小平资质聪颖，悟性好，记忆力强。在先生教读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诵背课文，深得先生的喜爱，常常被先生叫起来为其他同学示范领读。教室里不时传出他那稚嫩然而十分认真的诵读声。对描红习字，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临摹练习。他的习字本上的红圈圈总是最多。邓小平的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十分能干，知晓事理。每当看见放学归来的儿子又得到了好些个红圈圈时，她就照例忙不迭地煮上一个鸡蛋以作奖励。

6岁时，邓小平进入了协兴乡的北山小学，接受新式教育。他更加勤奋自觉，刻苦认真。当时，从邓家老院子到北山小学堂是一条近两公里的乡间小道。小路高低不平，曲曲弯弯，一遇雨天，路面十分泥泞溜滑，很不好走。邓小平年龄虽幼，但从不畏难。不管春夏秋冬，他始终风雨无阻。母亲每当看到他浑身湿透，像一个小泥猴般回到家时，常常心疼地劝他雨天就留在家里自习。可是到了雨雪天气，邓小平又照旧说服母亲，坚持按时前去学校。在北山小学四载寒暑中，除了一次因病重无法起床外，邓小平从未落过一次课，一直保持全勤。除了那次因病落到第二名外，每次考试他均拔头筹，成为学校中人见人夸的好学生。

11岁那年，邓小平离开北山小学堂，顺利地考入了广安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当时设在广安县城内的

一个小山坡上。它是一幢两层的小楼，青瓦砖墙木栏，规模不大，每次只招一两个班，每班 20 人左右。但它却是当时全县二三十万人中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不是成绩拔尖者，要想考进来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学校距牌坊村有 10 公里之遥，邓小平平常只在周末回家添些日常用品，其余时间在校住读。父母不在身边，邓小平的学习更是全凭自觉了。

1918 年，邓小平顺利地完成了在广安高小的学习，考入了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广安县中学堂。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邓小平的眼界逐渐打开。特别是在五四时代风潮的击拍下，他不再满足于中学堂里“之乎者也”一类内容的学习。他渴望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企求能掌握一门可以富国强民的实用技术。父亲向他提出到重庆留法勤工预备学校学习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他很快便收拾好行装，离开了家乡，来到了 100 公里外的重庆。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由当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和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社会贤达倡议创办的，校址就在重庆市夫子祠内。它是当时这个西南重镇的最高学府，要想考进去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如同此前每次入学考试一样，邓小平这次也是一试中的，如愿地成为首期 100 多名学子中的一员。据邓小平当时的同

学回忆，“他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经过一年的学习，首期学员中能顺利通过学校毕业考试及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口试和体格检查的，共有80多人。邓小平名列其中，而且是年龄最小的一名。这一年，他刚满16岁。

就这样，经过十年时间的刻苦学习，一步一个台阶，邓小平于1920年8月21日，和80多名同学一道在重庆码头登上了开往万县方向的“吉庆”轮，沿宜昌、汉口、九江一路顺水东下，最后抵达上海，开始了他赴法求学的漫长旅程。

5 块 银 圆 的 风 波

受着父母良好家风的影响，邓小平从小就待人友善，乐于助人，在同龄的小伙伴中，无论是做游戏还是搞活动，常常是一呼百应。

在北山小学堂上学的时候，邓小平不仅自己刻苦用功，对那些家境不好、学习有困难的同学，也常常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胡德银老人每每谈及童年伙伴的善举，至今依然感慨不已。

当年胡德银正好与邓小平在班上同桌。由于家境贫寒，胡德银时常需要帮父母干一些农活和家务活，没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功课，描红习字总也写不好。他是多么羡慕和希冀自己哪一天也能得到那红圈圈的嘉奖啊！可是无论他多着急，习字总不见起色。

邓小平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每天放学后，他便留下来帮助胡德银学习，俨然是一个小先生，耐心细致地帮助胡德银掌握习字的要领，手把手地帮助他纠正写字的动作，一遍又一遍地为他示范。日积月累，胡德银

的习字终于有了进步。他的习字本上，“××”渐少了，红圈圈渐渐多了。当老师和同学们得悉其中的缘由时，都不禁对邓小平投来赞许的目光。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其中邓小平“偷”钱帮助同学的故事更为动人。这就是当年在北山小学中轰动一时的关于五块银圆的风波。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一天放学路上，同学们有说有笑的吱吱喳喳走在一起，唯独一个平日十分活跃的同学耷拉着脑袋在一旁悄然落泪，大家纷纷围上前去询问究竟。原来，这位同学的妹妹几天前得了重病，至今高烧不退，危在旦夕。他家本来就很穷，常常有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妹妹治病。邓小平听后，一路默默地盘算着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邓小平早早就来到了学校。当他看见那位同学时，就赶忙迎上前去，悄悄地将五块银圆塞到了那位同学的手中。望着这五块白花花的大洋，那位同学噙着眼泪久久说不出话来。

没过几天，父亲发现丢了钱，顿时火冒三丈。五块银圆不算小数目，在当时能买好几百斤谷子，何况这在邓家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不学好。父亲二话没说，厉声将所有孩子统统叫到跟前进行查问。没想到，主动站出来承认的竟是他一向格外器重的大儿子。这使他感到十分生气和失望。盛怒之下，

父亲操起一根竹鞭，狠狠地抽打在他的身上。邓小平默默地忍受着这场预料中的惩罚，眼泪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簌簌地掉了下来。

怒气平息下来的父亲，不免怀疑自己是否打错了人。他对这个儿子是最了解不过的。邓小平从小就很懂事，每天放学回家后总是帮母亲干这干那，深得父母的疼爱。平时偶尔给一点零花钱，他也总舍不得花，就连雨天让他带去店铺中搭伙的那点米和铜板，他也常常原封不动带回家里。这样一个深得乡邻嘉许的孩子，怎么会干这样的事呢？

晚上，他将儿子找来询问其中究竟。当他得知这些钱是儿子拿去给同学的妹妹治病时，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他一把将邓小平搂在怀里，疼爱地抚摸着儿子身上肿起的道道鞭痕。邓小平的家境尽管也不怎么宽裕，但父亲为人历来讲究义气，经常参加社会上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曾在地方反洋教运动、保路运动、辛亥起义的哥老会中做过“掌旗大爷”，在当地小有名望。他在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自己确实没有把这个孩子看错。想到这里，父亲不免为自己白天的冲动感到后悔。他问道，在挨打时为什么不申辩一下呢？邓小平仰起小脑袋认真地回答说，未经父亲同意就擅自拿钱总是不对，父亲的责打是完全应该的。听到这里，父亲心里受到极大的触动，他感到儿子仿佛一下子长大了。父亲更

坚定了原有的想法，对邓小平倾注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无论家境如何变化，他总是一如既往地供儿子一级一级地求学，直至将爱子送到万里之外的法兰西。